

禮記正義

三十六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山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  
第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彊教之弟以說安  
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  
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  
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

禮記義六十二

三傳

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不無  
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  
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  
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  
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  
親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  
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  
也

疏

正義曰此以下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  
親之異并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今各隨文解之

仁者其難乎言行仁之道其甚難乎爲之不易詩云凱  
第君子民之父母者言仁道爲難若有仁行可以爲民之

集解



父母此詩大雅洞酌之篇戒成王之詩也凱樂也弟易也

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爲民之父母言不易也

凱以

彊教之弟以說安之孔子旣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彊不息是凱以彊教之弟謂遜弟言以遜弟之道下化於民民皆說豫而康安是弟以說安之也

樂而母荒有禮而親者樂失於荒禮

失於疏言明君教下爲樂而母荒有禮而相親也威莊而安孝慈而敬者凡矜莊者失在危懼孝慈者失在慢易今明君臨下威嚴矜莊而民安也孝順慈愛而民敬也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者以有威莊故有父之尊言尊之如父以有孝慈故有母之親言親之如母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者言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使民如此言仁道難也今父至不親此明尊親之異父母不同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者言父之於子若見賢者則親愛之若見無能者則下賤之以父立於義分別善惡也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言母之於子見賢

禮記義疏二

二

李衡

則親愛之見其子無能則憐愛之母以恩愛不能分別善惡故也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水沐浴人多用故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土能生物載養於人是親也於人爲近人所居處遂不尊也天尊而不親者天有雷霆日月震耀殺戮是尊也而體高遠是不親也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謂人君教命隨四時以教於人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民勤事是不尊鬼尊而不親者鬼謂鬼神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也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

朝

其民之敝衣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本

以

不困於刑罰少詐譏也  
敵謂政教衰失之時也

跡

正義曰此一節明夏道親而不尊之義 夏道尊命言夏

之爲政之道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者宗廟在外是遠鬼神也朝廷在內是近人也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所爲如此是親而不尊也其民之敝惄而愚者敝謂其後世政教衰敗時夏家後世政教敗時民皆惄愚所以然者昔時恒先祿後罰則民皆承寬裕無澆詭也情既不澆詭至於衰末猶不知避嚴刑峻法如秦愚也喬而野者亦因昔時寬裕忠恕至末世民猶驕野如淳朴之時也朴而不文者淳時民皆質朴不競文華至亂時猶承奉之亦然也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謾也正義曰以夏尚仁恩其民不困苦於刑罰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少有詐僞謾妄爾雅訓云萋謾志也則志字亡下著心今與詐相對則謾亡下著女也是詐之義當

後禮先罰而後賞賛而不親

李大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

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其民之敝蕩而

不靜勝而無

**心**以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  
**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

蕩無所定因於  
滛巧以蕩上心

**疏** 此一節明教代尊而不親之事尚虛  
以事神 先罰而後賞者案裏二十

無之事故率民  
六年左傳云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又月令云春夏行賞秋  
者彼謂王者大體一歲之中法天道生殺  
刑此記所云謂賞罰同時所行夏則先賞  
後賞其民之敝蕩而不靜者以其本尚虛  
神至其末世敝失其民放蕩不能安靜也  
由本困於刑罰但得苟勝無以慙恥

先鬼而後禮謂  
勝而無恥者

內宗廟外朝廷也。正義曰：以夏周人敬  
人而忠焉，外宗廟內朝廷以此反之，則  
勢

鬼神而遠之近人先鬼後禮是

內宗廟外朝廷也

注

以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

放蕩無所定

正義曰快串也習也貴尚習鬼神鬼神無

體故云虛無之事以爲事不在實故心放蕩無所定也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

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

親而不尊

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

其民之敝利而巧文

而不斬惡賊而敵

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

疏

此明周代親而不尊之事

尊禮尚施者謂尊重禮之往來之法貴尚施惠之事也其賞罰用爵列者既不先賞後罰亦不先罰後賞唯用爵列尊卑或賞或罰也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斬者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慙愧之心也賊而蔽者以本爲治之時上下有序至其敝末尊卑錯失爲饒獄訟共相賊害而困蔽以其禮失於頗故致

禮記義疏一

四

幕仲

然也夏道尊命至堯人尊神周人尊禮三代所尊不同者案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教野莫若敬堯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殺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

子曰夏道未瀆神而賞罰不求

備不大望於民周人彊民未厭其親堯人未瀆禮而求備不大望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賞罰刑罰窮矣

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裹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彊民言承躬難變之敝也賞罰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

瀆辭者瀆謂褻瀆辭謂言辭夏時爲政之道未裹瀆於言辭君既不尚辭民亦不爲故言未瀆辭夏言未瀆辭則躬

瀆辭也

不求備不大望於民者求備謂每事徵求皆令

備足大望謂賦稅既重大所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故云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

民未厭其親者以上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無困苦故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

殷人未

瀆禮而求備於民者以殷承夏後雖已襲瀆言辭仍未襲瀆於禮言君臣上下於禮事簡略不襲瀆也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而求備於民者言殷不如夏寬每事求備於民亦大望於民也周人彊民以周承殷後遭紂衰亂

風俗頑凶故周人設教彊勸人以禮義亦比夏殷多此一句也未瀆神者言周治太平之時雖已瀆於禮猶未襲

瀆鬼神祭天地宗廟諸神尚有時限未襲瀆也則周衰之後而瀆神也而賞爵刑罰窮矣者以周人貴禮禮尚往

來交接故賞爵刑

罰之事窮極煩多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

鬻周之道不勝其敝

勝猶任也言鬻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

子曰虞夏之質鬻周之文至矣

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

能易其文

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

疏

此一節揔明虞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虞夏之道寡怨

於民以其政寬故寡怨於民言民怨尚少鬻周之道不勝其敝者以鬻周文煩失在苛碎故其民不堪勝敵敗也不言無怨而言寡怨於民者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如冬寒夏雨民猶怨之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備也如舜寡怨於民也子曰虞夏之質鬻周之文至矣者至謂至極也言虞夏爲質鬻周爲文並已至極矣縱令後王爲質不能過於虞夏後王爲文亦不能過於鬻周是至極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於質鬻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鬻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案三正記云文

質載而復始則虞質夏文躬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躬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躬家之文猶質躬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於夏故夏雖有文同虞之質躬雖有質同周之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

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

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憎怛之

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

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

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

而有辨

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

大禮記義六十二

六

葬信

辨别也猶寬而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

罪也德所明則人皆

疏

正義曰以上經論虞夏商周此

之君雖有作其善政者而比於虞帝不可齊及之也

君天

下生無私者明虞帝之德後世雖作不可及言舜爲天下

序爵必以德而不用私也

死不厚其子者厚謂豐厚既不傳位又不以財物豐厚於其子故云不厚其子子謂商

均也

子民如父母者子謂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

故憐愛於人有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

親而尊者有母之親有父之尊安而敬者體安而能都敬即前威莊而安也威而愛者有威而又有愛也富而

有禮者富有四海而不驕是有禮也惠而能散者施惠

得所爲能散也。其君子尊仁畏義者，其君子謂虞朝之臣也。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若民有仁者，則尊之有義者，則畏之。恥費輕實者，費辭費也。言而不行，謂之辭費也。言必履而行之，是恥於辭費也。輕實者，實財貨也。貴人而賤祿，是輕財也。忠而不犯者，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義而順者，至極君臣之義而不悖德，是義而順也。文而靜者，臣比日有文章而又清靜寬而有辨者，辨别也。臣下効舜之寬容治政，不慢而有分別也。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故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者謂舜以德標明善人，惟能得善人，惟天下之人皆所以尊重之。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案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誰人能得知此乎？案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爲義也。

###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

禮記義六十一

七

翁叔

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

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

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

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

詛

正義曰：此一節至辭欲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詛。

詛

巧廣明君子事君之道又明君子爲行，須內外相副。今各隨文解之。

事君先資

其言者，言臣欲見君，必須先謀度其言，言定然後見也。拜自獻其身者，獻進也。爲謀既定，乃拜見，自進其身也。以成其信者，謂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是故君有責於臣，臣有死於其言者，以其先謀乃可見君。故君有責於其臣，臣當竭力守節，死於其所言也。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者，以其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罔也。順死其言，以竭臣力，是受罪益寡少也。

子曰：事君

**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大言可以立大

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爲人

**故君子不以小言**

**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

**易曰**

**不家食吉**

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

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

此一節廣明事君之道依言大小而也利祿也大言謂立大事之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

小言入則望小利者小言謂立小事之言小

言進入受於君則唯望小利也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祿各以其德能相稱若小言受大祿則臣濫若太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卦辭也案易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

禮記卷六十二

八

王義

大川不家食吉者言君有大畜積不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人食之故得吉此大畜乾下艮上之卦注云自

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引之者證君有祿而養賢賢有大小故祿亦有多少

子曰

**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

不下達不以私

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

**小雅曰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治也爾女也此一節廣明臣之事君當以正

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

此事不下達者不在下細碎小事通達於君不尚

辭者不貴尚浮華之言辭非其人弗自者非其好人不

身自與之相親

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此詩小

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大夫悔仕亂出戒其未仕者云

靖共爾位靖謀也共具也言明君靖謀共具爾之爵位有正直之德者於是與也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者式用也穀善也以用也言神明聽聆女德君若用其善人則當用女也詩之本文如此今記者斷章爲義證明非善人不得與之相親靖治也爾女也言爲臣之道治理恭敬女之職位若見正直善人於是與之爲朋友如此則神明聽聆女之所爲穀祿也用此福祿以與女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邇近也和謂調和君據與我和宰冢宰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事者也齊景公曰唯也冢宰主治百官 謂陳言其過於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外也

## 何日忘之

環之言胡也 謂猶告也



此一節明臣事君諫詩之道遠而諫則謂也者

若與君疏遠彊欲諫諱則是謂佞之人望欲自達也而不諫則尸利也者若親近於君而不諫則似如尸之受利祿也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時猶似近臣不諫不知人事無辭讓之心如尸之受利然也 子曰邇臣守和者邇近也和謂調和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輔贊助於君守其調和之事也 宰正百官者宰謂冢宰正治百官大臣慮四方者謂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居於中故言正百官耳 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此小雅隰桑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之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遠也謂勤也言念此君子遠離此不勤乎言近於勤矣終當念之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藏善也言中心善此君子何日忘此君子矣詩之本文如此今記人所引此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之言胡胡何也謂猶告也言何不以事告諫於君矣中心藏之與詩文

同王肅以爲藏善鄭亦然也皇氏以爲人臣中心包藏君  
惡不欲嚮人陳之非其義也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  
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  
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  
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  
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  
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謄誦  
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  
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遭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

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亂謂賢否不別

故君

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進難者爲主人之擇已也

退遠者爲君子之倦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

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

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彊與君要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此明臣事君亦當懷

賢與不賢分別之事

難進謂君擇已易退謂君厭已

此明臣事君亦當懷

則位有序者謂賢愚別也

則亂者謂賢愚不別也

此明臣事君亦當懷

曰事君慎始而敬終者慎謂謹慎以盡忠是慎始也終謂

終者擇善爲朋友

此明臣事君亦當懷

之貴可使之賤可使之富可使之貧可使之生可使之死

但不可使之爲亂也亂謂廢事君之禮也熊氏以爲可殺者

謂臣可殺君引春秋殺君

稱君無道此非辭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

朝廷不辭賤 言尚忠 且謙也 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

亂也

履猶行也

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

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有此己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己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己志者

事成則去也事或爲身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

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疏

臣事君之禮

禮

軍旅不辭難者謂使之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也

也

朝廷不辭賤者謂在朝廷之中不得辭其卑賤之所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行也謂臣處其位而不行其事則近亂也

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

禮記義六十三

士

施俊

者既必無辟故有此以下事也使之謂聘問師役之事得志謂君使臣當己才雖當己才猶宜謹慎思慮從君之命而行之必使成功也 否則孰慮而從之者否謂君所使之事非己本才也雖非己本才而君命無擇則彌孰思慮而從行之 終事而退者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己才而幸得終音音即辭而退也 臣之厚也者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此易蠱卦上九爻辭案易蠱卦巽下艮上上九艮爻艮爲山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王侯是不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引之者謚臣之事君終事而退是臣之厚重也

注使謂至去也

正

義曰知使謂聘問師役者以經云慎慮而從之又云孰慮而從之謂隨從其事故知出使在外也云慎慮而從之者此己志也欲其必有成也者所以謹慎思慮而從就此事者是己之思慮所及欲其必有成功故須慎慮也云否謂非己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者

謂此事非本已志當孰須思慮計謀此事於我已身利之與害若於己爲利當勤力爲之若於己害亦須爲之不得辭也云終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則去也者若元是已志其事雖成猶須爲之不可即退若此事元非己志爲君暫使已事成之後則當退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

**命于君**

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  
唯當爲雖字之誤也

**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言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

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

**詩曰鵲之妻姜禴之貴貴人**

**之無良我以爲君**

姜姜音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

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此節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又明君之之出命不可不慎爲與上更端故言

士

周易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者唯當爲雖天子之尊不敢**

**自專猶須受命於天然後行也**

詩曰鵲之妻姜者此詩

**鄘風鵲之奔奔篇刺宣姜之詩其詩之意以宣姜通於公**

**子頑母與子淫鵲鵲之不若故刺之云鵲自匹偶姜姜然**

**鵲自匹偶貴賤然各當有匹今宣姜與公子頑私通不如**

**鵲鵲也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者人謂宣姜無良善之行**

**我君惠公反以此爲小君此經引詩斷章言君有逆命似**

**大鳥姜姜爭鬪於上小鳥賁賁亦爭鬪於下謂君無良善**

**我等萬民以惡人爲君也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

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言其餘

**行或時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則辭有枝葉**

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

**而生言行是故君子之有喪者之側不能蹲**

**亦由禮出**

正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

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

所舍

皆辟有言而無其實

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

如醴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水相得合而己酒醴相得

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

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

餕

盜賊也孔甚也餕進也

曰君子不以辭盡人者言君子與人之交必須驗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行惡也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言有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有美好猶如樹幹之外更有枝葉也天下無道則辭

禮記義六十三

十三

大空

有枝葉者無道之世人皆無禮行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如樹幹之外而更有枝葉也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轉焉則不問其所費者此經皆有言無實戒其不得虛言也君子之接如水者言君子相接不用虛言如兩水

相交尋合而已小人之接如醴者小人以虛辭相飾看似兩醴相合必致敗壞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者水相合爲江河酒醴相合而久乃敗壞也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餕者此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孔甚也餕進也言盜賊小人其言甚美幽王信之禍亂用是進益引之者證小人甘以壞

子曰君子不以

口譽人則民作忠

譽繩

故君子問人之寒

則衣之間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

之

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欲歸其所說

疏

以前經君子不用虛言故此經明言當忠信之人也

注

譽繩也

正義曰言繩可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先須忖度亦量之於心故以譽爲繩也案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媯以語楚子杜注云繩譽也繩既訓爲譽與亦以爲此解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者此曹風蜉蝣之篇刺曹君之詩言曹君好絜其衣服不脩政事國將滅云故賢臣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則引詩斷章故義不與詩相當言虛華之人心憂矣我今歸此所說忠信之人引之者證疾其虛言也

子曰口惠心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

善言而無信人所惡

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

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

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皆相與

爲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

疏

正義曰前經明其言當實此明言若不實則怨及身口惠而實不至者言口施恩惠於人而實行不至人則怨之故言怨菑及其身也是故君子與其有

諾責也者諾謂許人之物責謂許而不與而被責若其有物許人不與被責也寧有已怨者已謂休已寧可有發

初休已不許而被怨許而不與其責大發初不與其責小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者衛風氓之篇也婦人被男子所誘在後色衰見棄追恨男子云初時與我言笑晏晏然和悅也信其言誓旦旦然相思懇誠也不思其反者謂今男子不思念其本恩之反覆是男子不思之事如此

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言恨之甚也引者證許而不與被人所怨也子曰君子不以

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

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巧謂順而說也

疏

此明更申

以情行相副故稱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謂不以虛僞善色詐親於人也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言情疏貌親而心不穀實恒畏於人譬之於細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許慎說文云穿窬者外貌爲好而內懷姦盜似此情疏貌親之人外內乖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者既稱情疏而貌親故更明情貌信實所以重言之也辭欲巧者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子

言之三代明王比日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執事上帝

言動任卜筮也

禮記義大三

十五

天宗

神明謂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

羣臣也時也所不違者

卜筮不相襲也

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大

事有時日

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

小事無時日有

筮

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

外事用剛日內事

用柔日

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

不違龜筮子

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牷猶純也

疏

正義曰此以下至於篇末揔明卜筮之用各隨文解之

昔三

代明王者謂夏殷周皆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

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以其揔饗五帝不知主何帝而卜之故不卜矣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其私襲奉事上帝故皆卜之也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者以其事上帝神明不敢自專皆依卜筮動合於禮故夫子揔更結之牲牷之等禮樂之儕粢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於鬼神無見怨於百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順於禮故也

日月至尸也

正義曰冬

至謂祭圓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及四時皆卜者案大牢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牢又云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圓丘大示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牢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案周禮祀

人禮記義六十二

十六

馬祐

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案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注大事則卜小事則筮正義曰此解經卜筮不相襲之事既大事則卜小事則筮者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爲大耳小事則筮者若周禮筮人有尤筮筮更筮咸之屬是也此與曲禮文同而注異者各隨文勢也

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

正義曰旣有常時常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故曲禮篇云日而行事則必猶用卜也

正義曰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云有小事於小神其實周禮小事非唯小祀而已旣云小事用筮而大

卜云凡小事筮卜者彼謂大事中之小事非此之小事也

事之外內別平四郊

正義曰先師以爲祭天而用辛

雖外用柔日祭社用甲雖內用剛日殊別於四郊之祭以言用剛柔之日不可與四郊同其餘他事今謂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爲外事若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爲內事若郊之用辛乃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故言別於四郊外內別謂限別以四郊爲限

子曰后稷之祀

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

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

周以前經明不違卜筮勸合神明故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后稷之祀易富也者富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其祿及子孫者以后稷

禮記義六十三

十七

陳文

祭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者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尊后稷配天者以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而事皆合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於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之尊嚴言其用天子無筮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

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諸侯有守

筮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

天子道以筮始將出卜之道諸侯有守

俟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官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

天子不卜處大廟

卜可建國之處吉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謂朝則宮廟吉可知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

謂朝聘待

賓客崇敬不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  
敢用燕器也

事其君長

用龜筮問所貢獻也

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

爇衣於上

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瀆慢也

疏

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

乃國內諸事無非卜筮之用此一節更明天子諸侯用卜筮有出行之義大人之器威敬者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襲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天子無筮天子旣尊重於征伐出師若巡守之大事皆用卜無用筮也諸侯有守筮者諸侯卑於天子有守國之筮謂在國居守有事而用筮天子道以筮者天子在國旣皆用卜若出行於道路之上臨時有小事之時則唯用筮也諸侯非其國不以筮者諸侯降於天子若出行於外非其國境不用筮也以其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筮尚不用卜不用可知也卜宅寢室者謂諸侯既

禮記義六十二

十八

馬布

受天子所封不敢卜其所建之國以否但建國已後宅及寢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故曰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者以建國之時揲卜其吉不特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其吉可知子曰君子崇則用祭器者言慎重其本事心有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是以不廢日月者揲明朝聘之時依其日月不違龜筮者謂貢獻之物必先卜筮而來以備事其君長者所以朝聘之時必須如此者以恭敬事其君長不敢褻瀆故也君謂天子言長者兼諸侯相朝小國之於大國也是以上不瀆於民其上爲此相敬不褻瀆於民言以直道接民下不瀆於上者謂以正事上不瀆慢也

謂征至其祥

正義曰知征伐出師及巡守者

以前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天子道以筮又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皆據將徵出行及在道之事故知此節以下不與上同是將出行下云天子道以筮此云無筮是未在道也故知征伐出師若

巡守欲發時也云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者謂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故築人云國之大事先築而後卜出師巡守皆大事也所引春秋傳者襄十三年左傳文案襄十一年鄭先屬於楚今楚弱鄭又被晉收屬於晉鄭使良霄石臯告絕於楚楚人執之故謂楚人云先王卜征五年謂將欲巡守預前五年每歲卜之云歲襲其祥者襲重也謂歲歲恒吉重其吉祥而後始行若不吉則更增脩其德欲令楚脩德引者證巡守須卜也

注守筮守國之筮

正義曰此諸侯守國筮者非寢室改易之屬則唯用筮也若寢室亦用卜故下云卜宅寢室然此節皆明將行及出國之義而云守筮及卜宅寢室及不卜處大廟皆言國中之事者此舉國中以明在外內相明也

注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

正義曰此諸侯初受封之時不卜者以天子因先王舊國而今封諸侯不須卜也若天子初建國則卜之故下注云卜可建國之處是不因先王舊國也

注謂朝聘待賓客崇也

注用龜筮問所貢獻也

正義曰鄭以天子無筮以下論出行在外之事故解此不違龜筮謂所問貢獻之物也前章云不違龜筮謂在國所卜諸事也

## 緇衣第三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粲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爲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正義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

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

云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皆云

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

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

則刑不煩矣者君易事臣易知故

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入文不先云緇衣者

欲見君明臣賢如此

後乃可服緇衣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

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原刑不試而民咸服

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  
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  
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  
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  
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

大雅曰

政克明德慎罰

正義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爲民下所信

好賢如緇

衣者緇衣朝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相公  
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鄭國服  
此緇衣衣服敗破則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詩是好  
賢之詩也詩人以緇衣爲鄭風之首故云好賢如緇衣也  
惡惡如巷伯者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是奄人爲王后官  
巷官之長故爲巷伯也幽王信讒寺人傷讒而懼讒及己  
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  
如巷伯也則爵不瀆而民作原者此解好賢也瀆濫也  
憲憲也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濫而民皆謹憲也

不試而民咸服者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菴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大雅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萬國無不爲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孚猶文王明德慎罰爲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爵不瀆刑不試也

注緇衣至甚也

正義曰緇衣者詩鄭風美鄭桓公武公詩也巷伯刺幽王之詩也故云皆詩篇名云緇衣之宜芳者言桓公武公並皆有德堪爲國君國人願之言德宜著此緇衣破敝我又欲改更爲新衣云適子之館舍者鄭人云桓公武公旣爲卿士適子之館舍謂嚮卿士治事館舍云還予授子之粢芳者從館舍迴還來嚮本國我即授子以粢餐芳也鄭人愛桓公武公之甚矣是好賢也緇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韞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韞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知朝

五三六

禮記義疏

主

求裕

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韞韞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韞用緇不與裳同色熊氏云玄冠用黑緇焉之其義未甚明也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故君民者予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位之則民有孫心孫順也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甫刑尚書篇名匪非

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與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

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教

則民有格心者格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恥且格甫刑曰苗民匪用命者

此尚書呂刑之篇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匪非也

言苗民匪用命者命謂政令言苗民爲君非用政令以教

於下制以刑者言制御於下以嚴刑唯作五虐之刑

曰法者言唯作蚩尤五種虐刑自謂爲法是以民有惡

德者以此之故民皆有怨惡之德起倍叛之心遂絕其

世也者言三苗不任德遂被誅而絕其世也

注甫刑至

任德正義曰此甫刑尚書呂刑也而稱甫刑者案孝經

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否

案春秋實無甫侯國語云申呂驩棄齊許猶在又云齊許

申呂皆由大姜然則呂即甫也案孔注尚書呂侯後爲甫

侯故穆王時謂之呂侯周宣王及平王之時爲甫侯故詩崧高云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揚之水不與我成甫謂平王時也則孔氏義爲是鄭或同之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寘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爲亂三苗於高辛氏之末又爲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爲帝堯又以苗民爲高辛氏之末也鄭以九黎爲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爲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

今從其所行

言民化行  
不拘於言

上好是物下必有

甚者矣

甚者甚  
於君也

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

也是民之表也

言民之從君  
如景逐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

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言百姓微禹爲仁非本  
性能仁也遂猶達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皆言化君

也孚信也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文以君子民之儀

式法也

院表不可不慎故此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焉者遂達也言禹立三年百姓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者言禹之

二十三

李十

百姓豈必本性盡有仁道極由禹之所化故此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繼亂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繼紂敵化之後故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爲大師爲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然顯盛之師尹者民具爾瞻視上之所爲引者證民之法則於上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證上有善行賴及於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者是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爲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下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率先人爲法式也

牧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

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詩

云有楨德行四國順之

楨大也直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贊結

上經在上行仁之事

則下之爲仁爭先人者言上若好

仁則下皆爲仁爭欲先他人

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

以子愛百姓者章明也貞正也言尊長於人爲君者當須

章明己志爲貞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也

民致

行己以說其上矣者言上能化下如此則在下之人致盡

行己之意以說樂其上矣

詩云有楨德行四國順之此

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楨大也言賢者有

大德行四國從之引者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子曰

王言口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絲其出如綺

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

嗇夫所佩也綺引棺索也

故大人不倡游言

游猶淳也

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

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

不危言矣

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

詩云淑慎

爾止不讐于儀

淑善也讐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微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

細如絲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似綺也言綺纏於絲

王言如綸其出如綺者亦言漸大出如綺也綺又大於綸

故大人不倡游言者游言謂浮游虛漫之言不可依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恐人依象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謂口可言說力不能行則君子不言也若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之類是也可行

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能氏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此之事則君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爲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者危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詩云淑慎爾止不讐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讐過也言爲君之法當善謹慎女之容止不讐過於禮之容儀言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證言行不可過也

**注** 細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正義曰案漢書百

官公卿大夫表云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遊徼掌禁盜賊故漢書云張敞以鄉有秩補大守卒史又云朱邑爲桐鄉嗇夫又續漢書百官表云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有秩群所置秩百戶其鄉小者縣所署嗇夫察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名雖異其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轉繩

子曰君子道人以

**禮記義六二**

二十五

馬昇

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

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稽議也

詩云愼爾出詰敬爾威儀諾善言也大雅

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上緝熙皆明也言於

明明平敬其容止

**疏**

正義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事道人以言者在上君子誘道在下以善言使言有信也而禁人以行者

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顧言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者謂初出言之時必思慮其此言得終末可恒行以

否而行必稽其所敝者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至終敝之時無損壞以否詩云愼爾出詰敬爾

威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詰善言也爾汝也謹慎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爲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言必爲人

所法則引證言慮其所終大雅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樹上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緝熙皆光明也言文王之德嗚呼光明乎又勘其容止引者證在上當勘其言行也

子曰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貳不壹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

望

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二

正義

曰從容有常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則民德壹者壹謂齊壹則萬人之德皆齊壹不參差詩云彼都人士者此小雅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之時君臣衣服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

黃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者周謂忠信言都人之士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則之

○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云黃衣故云大蜡之服論語云黃衣狐裘故狐裘則黃衣也

案詩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不云大蜡此云蜡者以正子衣解之詩謂庶人有士行非關蜡祭之事故爲溫裕也子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壹當爲告告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云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詩云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



正義曰爲上可望而知也者謂貌不藏情可望見其

貌則知其情爲下可述而志也志知也爲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叙而知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篇是也吉當爲告是伊尹誥大甲故稱尹誥則咸有一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壹之德引者證上君臣不相疑惑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者此詩曹風鳴鳩之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者證壹德之義

子曰有國者章善瘞惡以示民厚則

民情不貳

章明也瘞病也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

直

正義曰章善瘞惡者章明也瘞病也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瘞病之也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語未仕之人言更待明君靖謀共具爾之祿位愛好正直之人然後事之也引之者證上民情不貳爲正直之行

子曰上人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難知有姦心也

故君

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

民不惑矣

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臣儀行不重辭

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

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

詩云上帝板板

下民卒瘞

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瘞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小雅曰匪

其止共惟王之功

匪非也功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樹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

勞之

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經君臣各以情相示則

君之與臣各得其所

上人疑者謂在上之君

多有疑惑二則在下百姓有疑惑也

下難知則君長勞者

若在下之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則在上君長治之勞苦

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覆上百姓惑淫貪也言如此則民不惑矣

臣儀行不重

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者覆上君

長勞如此則君不勞臣儀行者儀當爲義謂臣有義事則

奉行之

重辭者重尚也爲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援

其所不及者謂君才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須援引其君行

所不能及之事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其所不

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臣不得煩亂君所不知之事令必

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苦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瘞

者上帝君也板板辟也卒瘞也瘞病也言君上邪辟下民

盡皆困病引之者證君使民惑之事此詩大雅板之篇刺

厲王之詩

小雅曰匪其上共惟王之邛者小雅巧言之

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恭衛

子曰政

教所

惟爲姦惡使王之邛勞引之者證臣使君勞也

言政

政

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

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穢刑而輕爵

言政

以明賞罰康誥曰敬明乃罰用刑曰播刑之不

教所

迪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播猶施

疏

正義曰此

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一節明慎

賞罰之事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祇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由賞罰失所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故上不可

以穢刑而輕爵者刑爵不中則懲勸失所故君上不可輕

繫之康誥曰敬明乃罰者證刑罰不可穢也周公作康

誥誥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也。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爲衍字迪道也。此穆王戒羣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爲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證重刑之義也。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爪子  
陳子

璽書  
璽書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 勑撰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

## 遠言近母以內圖外

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

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則大臣不怨邇臣不

疾而遠臣不蔽矣

疾猶非也

葉公之顧命曰母

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

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

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失其

親失

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

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

見聖亦不克由聖

克能也由用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

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繫也

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

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

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言水人所沐浴自絜清者至於深淵

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裹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

人禮記義六十三

二

人事自以爲可則悔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遠  
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  
臨深淵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費猶惠言口

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

得悔也

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焉咤或焉悖

夫民閉

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言民不通

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喻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慎所可襲乃不溺矣

太甲曰母越厥

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

釋越之言蹙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蹙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據

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于戈省厥躬允當爲說謂躬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着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胄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于戈省厥躬當恕已不尚害人也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

自作孽不可以逭

違猶辟也  
逭逃也

尹吉曰惟尹躬

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尹吉亦尹諾也

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

禮記義六十三

三

馬祐

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正義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

問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勤不足富貴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勤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者大臣不肯爲君理治職事由邇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者邇近也言親近之臣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邇臣惡則人從之惡也君母以小謀大者言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母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也母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共圖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爲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也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者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

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疾猶非也近臣不爲人所非毀而遠臣不被障蔽故也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臣之作者此葉公顧命之書無用小臣之謀敗損大臣之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者莊后謂齊莊之后是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賤人之爲非毀於適夫人母以嬖御士疾莊士者言母得以嬖御之士非毀齊莊之士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即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正義曰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則遠臣不親比云言大以見小謂大臣不治小臣治也故云互言之也○大臣至陷害○正義曰由大臣執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或小臣忌大臣所以內外交爭若共圖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事各於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謀小臣是各於其黨中知其過失審悉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顧命者約尚書顧命之篇子日至由聖○正義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

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者謂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而教是以煩者言羣小被親旣無壹德政教所以煩亂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旣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者此尚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已不能見旣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子日至惟終○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溺覆沒也多爲水所覆沒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

皆在其所繫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繫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爲常故致覆溺也 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章此還釋溺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駟馬追之不及是難悔必爲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人也 夫民閑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民之情常自閑塞不通人道故云閑於人也而用心鄙許故云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旣閑塞人道而

禮記義疏

五

有鄙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蒙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 大甲曰母越厥命以自覆敗也伊尹大甲之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 若虞機張者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爲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 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己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爲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己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 兮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者此尚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爲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所賤故起羞辱也甲胄罰罪之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胄起兵也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者衣裳在篋笥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干戈之事當自省己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 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而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徙移辟災是可違也 自作孽不可以逭者

已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

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爲先言伊尹

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

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終久也引者證人君若修德行善則能終也

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正義曰言德易狎而難親

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

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

也

允當爲說

正義曰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是高宗之臣傳說也

說作書以戒高宗也

尹吉至亳西

正義曰云尹吉

者上經已解尹吉爲尹告故此云亦誥也云天當爲先者

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爲先也云忠信爲周者國語文也云

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

禮記義三

六

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毫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

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爲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

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誥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尚書

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

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爲湯都偃師爲亳邑

則是安邑亦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

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

君好之民心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

以民存亦以民亡

莊齊莊也

詩云昔吾有先正

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

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先正君

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爭美

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

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曰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

正義曰此論君人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正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

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

分明且清絜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

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者卒盡也言詩人

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

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

謙退之不自爲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唯專功爭美各自爲是也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者此穆王命君牙之辭也

言民心難稱所怨恒多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

人惟曰怨也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者至於冬日是

大寒之時小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

已是治民難也

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云掌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

口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

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正義曰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爲牙故尚書以爲君牙此爲君雅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

咨今此本作資鄭又讀資當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

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

不壹行無類也

類謂比式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

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

物謂

事驗也格舊法也

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

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

衆也精或爲清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由

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

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

詩云淑

人君子其儀一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跡當守其一則義不壹行無

類也者若身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壹行無

有比類言行之無恒不可比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禮記義六十三

八

翁祥

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妄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志俱善欲奪不可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以意志博交汎愛亦質少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要略而行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者自由也師衆也虞度也庶衆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入政教當由女衆人共知謀度若衆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當由壹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著此曹風鷩鳩之篇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威儀齊一也引之者證爲政之道須齊一也

其正小人毒其正

正當爲匹字之誤

也匹謂知識朋友

故君子

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

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

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

言其可望而知邇近也

詩云君子好仇

仇匹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君子能好其正者匹

匹偶言君子能愛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此正爲匹也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言鄉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爲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爲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恒定也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者此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爲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

禮記義六十三

九

吳寶

攝以威儀

收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

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者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收攝攝以威儀者此大雅旣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太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私惠謂不以公

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襲瀆邪僻之物是爲不歸於德歸或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道也言示爲懷

道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唯以德是與 私惠不歸

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 詩

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此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

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惟

子

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裘瀆邪辟之物而相遺也

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

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

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

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

葛覃曰服之無

射 射厭也言己願采葛以爲君子之

射 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

正義曰此明

其所終也將欲明之故先以二事爲譬喻也 苟有其車

必見其軾者言人苟稱家有車必見其車有載於物不可

人禮記義平三

十

嚴信

虛也言有車無不載也 苟有其衣必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不虛稱有衣而無敝也 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者旣稱有言必聞其聲不可有言而無聲也 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

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不可虛稱有行而無成驗也葛覃

曰服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后妃之德也詩之本

意言后妃習繕紛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葛

爲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

正義曰以經云苟有其車必見其載苟有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見其敝以衣初新著時或

在內裏人不見也其敝破棄時乃始見故云必見其敝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

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從猶

隨也 故君子寡言而

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以行爲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爲顧聲之誤也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允信也展誠也

君奭曰

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

奭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

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

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重言行之事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

入禮記義六十三

士

馬祐

當須實不可虛飾也 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者謂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實不可虛飾

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者以其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 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

其惡者必須以行爲驗不用虛辭爲此之故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爲而改

之是無如之何也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

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太平也引之者證言信爲本君奭曰昔在上帝者此周公告君奭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 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爲割田當

爲申觀當爲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文王之德 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王誠信故天命之

引之者證言當誠信也 **疏** 騩召至下也 正義曰案周

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經云公曰君奭是奭爲召公名也謂周公旣致政仍留爲大師召公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爲君奭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爲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寧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爲厭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厭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玄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爲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爲蓋謂天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爲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子

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

▲禮記義六十三

十三

著述

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平 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非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 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猶道也言繫而用之龜厭允命曰爵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無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僥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

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羞猶辱也貞問也問正爲貞婦人從人者也以

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疏**

明爲人臣之法當有恆也

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者南人殷掌卜之

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恆不可爲卜筮古之遺

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恆之人而況於凡人乎

**詩云**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

王性行無恆數誣卜筮故云我龜既厭倦於卜不於我身

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證無恆之人不可以爲卜筮也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者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云祭祀

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德之人惡德無恆者也

**民**

立而正事純而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德之人則立

之以爲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而以

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言無恆之人不可祭祀也

**事**

**煩**

則致亂也事神則難者若使惡德之人事其鬼神則難

則致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者恆卦九三爻辭言

**正義**

得其福

**禮記義**

**十三**

人若不恆常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證人而無恆其行

惡也恆其德慎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恆卦六五爻辭慎

正也言恆常其德問正於人婦人吉也以婦人不自專常

須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男子也當須自專權幹於事若

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證男子之無恆德

**正義**

其行惡也

**禮記義**

**六百八十八**

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爵無及惡德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者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故知因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爵此惡德人也

**正義**

此恆其德慎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

**正義**

正互體爲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恆其德也又互體爲兌兌爲毀折是將有羞辱也云問正爲慎者此恆其德慎恒卦六五爻辭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

**正義**

之女又互體兌兌爲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

**正義**

事問正於人故爲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

爲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 奔喪第三十四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爲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爲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

禮記義六十三

十四

卷後

諸侯然以士爲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爲主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荅使者驚怛之哀無辭而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遂行日行百里

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

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唯父母之云唯父母則知以前兼五服也

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

若未

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謂以君命有爲者也  
成喪服得行則行

過國

至音哭盡哀而止

感此  
念親

哭辟市朝

爲驚  
衆也

望其

國音哭

斬衰者也  
是哭且遂行

蹻

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在路  
至其國音奔赴之節  
若未

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者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  
已私喪廢於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己也

注成

喪服得行則行

正義曰鄭云此者恐成服之後即便得

行故明之云若成服已後得行則可行若未得行即不可

行

○感此念親

正義曰案聘禮云行至他國音上而

誓衆

使次介假道是國音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士

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凡聞喪若聞父母之喪其哭之

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爲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

○

斬衰者

者雖父母之喪旣聞喪而哭又爲位更哭也

也自是哭且遂行

正義曰以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

圭

葬作

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音而哭且至於家入門

遂行雖云斬衰其實母之齊衰亦然也

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

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

降堂東即位西

鄉哭成踊

已殯者

襲絰經于序東絞帶反

位拜賓成踊

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

在家同耳不敢帶者不見尸柩凡送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送賓反位有賓後

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比日如初衆主人兄

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

也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括髮祖

## 成踊

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祖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

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

## 三日成服拜賓送

賓皆如初

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



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之

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明父母之喪奔入中門之左也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也故升自西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笄纓故即括髮袒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纓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此所奔者謂主人也故下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此旣親拜賓故知主人也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爲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云三日

成服 襲經于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堂上之序東也 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者謂

成服者素委貌深衣 正義曰知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婿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緼女人之縞緼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 云已殯者位在下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旣殯之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旣殯位在下也 云襲服至哭

踊 正義曰云不於又哭乃經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懷于堂降成踊乃經於序東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旣

小斂著經則合又哭乃經故云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  
踰日節於是可也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威  
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經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  
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  
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  
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爲經之散垂  
而絞之者以雜記云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彼帶經謂  
經之垂者是主人成經之後明知此絞帶亦謂經之散垂  
而絞之故不以爲象革帶之絞帶也且要帶爲重象革帶  
之絞帶爲輕此絞當舉重者不應舉輕之絞帶故以爲絞  
經之垂者

注 又哭至爲數

正義曰知又哭三哭皆升

堂括髮祖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故知此皆  
升堂也引雜記云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  
不踊者彼云三踊夕無踊唯稱三踊此云三哭而不踊故  
知夕雖哭而不踊故數夕哭但云三哭不袒者以小記篇  
云三日五哭三袒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也

注 既哭成

熊道璣

其喪服杖於序東 正義曰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  
知在序東者約士喪禮文

卒小冠五 禮記義下三

十七

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  
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

袒與主人哭成踊

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

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  
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於  
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

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

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

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

正義曰

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

不升至母也

正義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

主人者解前文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不升

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

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繼統於主人也

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恇在堂下也

下文云奔母之喪則前經升自西階故經下奔母之喪

奔母之喪者其實奔父母喪亦升自西階故經下奔母之喪

直云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

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

乃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所奔

之喪雖有輕喪不來至喪所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故云

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

禮記義六十三

十六

李仁

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全不解注意其義非也此麻則帶經變文耳云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者此奔齊衰之喪經云免麻于序東即位袒是袒在於位也免麻于序東麻即袒也序東在位北隱映於序是袒不相因位也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者以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即位袒案上文父母之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經于序東是與父母異也故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

又哭至時也

正義曰鄭知又哭三哭如始至時

者以上奔父之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如初至則知

齊衰以下之喪又哭三哭皆如初至時

待奔至入也

正義曰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者釋所云不變義也禮以變爲敬若有客則拜賓與之成踊示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之恩哀則哀矣則不須爲變明不如賓客也云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者言主人男女待此奔者應就初哭成踊下而言之今方於三哭以後言之者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

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此謂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注云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是待婦人爲賓客禮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雖以賓客待之亦爲異於賓客之禮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闔門升自側階注入自闔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喪大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今此入闔門是異於女賓以婦人雖是外成以奔夫屬不得全同女賓故也

##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

全同女

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龍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爲母

十九

金言

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

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

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注** 爲母於

又哭而免輕於爲父也

正義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

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

喪至內乃不

括髮而免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

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

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闔門東髽於東序不  
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纏大紵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  
更踊賓客之

**疏** 正義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

**注** 婦人至客

者雜記篇文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闔門知入自闔門

婦人皆從闔門入也闔門謂東邊之門云髽於東序者以

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故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髽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髽于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纏大介曰髽者鄭注士喪禮云髽之異於髡髮者既去纏而以髮爲大紱如今婦人露紱其象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

今婦人露紱其象也  
子弔天子不列坐于墓上  
面壘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  
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  
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禮記義疏卷十三

遂冠歸入門左

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  
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  
踊送賓如初衆夫人兄弟皆出門哭  
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  
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  
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  
及殯曰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旣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

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

父之禮

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正義

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

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三日成

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爲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

注主人至事也

正義曰鄭注嫌經云主人是

適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是奔喪者身爲主人不得待者爲主人故云謂在家者也云哭於墓爲父母則袒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爲父母袒

禮記義六十三

主

加俊

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絞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事也

注又哭至五哭

正義曰又哭三哭不袒

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不云袒者旣葬已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爲四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云此謂旣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今云五哭相者告事畢明是旣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

注壹括至者同

正義

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者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爲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

爲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揔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齊襄以

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

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

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龍衣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

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襄親者或袒可

遂冠歸入門左

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

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既

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之後奔齊襄

以下喪禮但齊襄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

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襄親者或袒可正義曰今案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襄以下皆袒故不得揔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襄重爲之得襲故言襲

至字也

正義曰知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祖者案上文

爲父不及殯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

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祖是爲父於又哭括髮而

不祖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者今齊衰以下之

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輕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

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

成踊襲絞帶即位

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

位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

拜賓反位

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

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

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

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

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其事

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跡

正義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

處發喪成服之禮

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爲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爲位如朝夕哭位矣

襲絞帶即位者於此聞喪之日覆哭踊畢

朝夕哭位矣

袒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

服於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

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

事畢禮文略也

注聞父至可也

正義曰知聞父母喪

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爲位當須速奔今乃爲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又哭乃

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又哭此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爲又哭於此哭後乃絰絞帶與明日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絰則此亦當又哭乃絰今於聞喪之日即絰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絰帶也

注其在至以止

正義曰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恒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

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

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

注四

王構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無變

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

位于墓左婦人墓右

疏

奔父母喪節則之墓哭成

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

疏

東東至而歸正義曰

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即主人之位云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云東即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如不及殯之時云遂除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故明之云遂除謂墓所遂除服至於家不復哭也

自齊襄以下所以異

者免麻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襄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

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緇麻也。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

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

謂無君事

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龍裘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行即行者齊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哭罷更爲位而哭可行即行以齊衰以下皆然故云皆也。

注謂無至乃行 正義曰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既不銜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已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爲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爲贊列之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齊衰以下輕喪不敢以私害公不敢顯然爲位此言爲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正義曰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爲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

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

卒猶止也

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

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若所爲位

家遠則成服而往

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

注謂無至乃行 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經成服之禮 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摠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已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

注謂無至乃行 正義曰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既不銜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已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爲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爲贊列之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齊衰以下輕喪不敢以私害公不敢顯然爲位此言爲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正義曰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爲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

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爲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爲五哭故數夕哭爲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亦明日乃成服者鄭恐三日爲五哭恐數聞喪三日亦成服故云明日乃成服以成服必除初聞喪爲三日也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揔明之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揔結於上也注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 正義曰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容待齋持贈贈之物故成服乃去也

齊襄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

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奔喪哭親疏

疏

正義曰此

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襄喪者降服大

禮記義六十三

主六

王構

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

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

此因五服

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

凡爲位不奠

以其精神不存乎是哭

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

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謂哭其舊君不

敢拜賓辟爲主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

拜賓

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

**哭** 族親昏姻 在異國者 凡爲位者壹祖

謂於禮正可爲位 而哭也始聞喪哭

而袒其明日則否父 母之喪自若三祖也

**跡**

正義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

諸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熊氏云檀弓所云躬禮也此所云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

**注** 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

正義曰此明

諸哭者本是無服故但哭不爲位案檀弓云申祥之哭言思與哭嫂同爲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先作一哭若朋友已久雖聞喪則不復哭故檀弓云

**禮記義六十三**

二十七

張樞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

**注** 謂哭其舊君不敢拜

賓辟爲主

正義曰知哭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他國

舊君也

**注** 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正義曰此謂與諸侯

異姓之婚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斬爲

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故小記云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之姑姊妹之女來嫁於

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

**注** 謂於至袒也

正義曰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爲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爲父母之喪則

又哭三哭皆袒前文所云者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

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從主人而踊拾踊也

北面自外來便也

**跡**

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所識者也

主人墓左西面

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

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

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

左嚮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人先

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

凡喪父在父

爲主

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各爲其妻子之喪爲

父母沒如昆主也祔則宗子主之

親同長者主之

父母沒如昆第之喪宗子

之不同親者主之

從父昆第之喪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

同居主喪之事

凡喪父在父爲主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主庶婦是與服間違者服間所言通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謂各爲其妻子爲喪主也此言父沒

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

親同長者主之

者親同謂同三年暮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

不同親者主之者不同謂從父昆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親近自主之也

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小功縗麻

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

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正義曰此一經論

除喪之後而始聞喪之節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

服之親爲之變也

拜賓則尚左手者於時有賓無服

來弔拜賓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

無服

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

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

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

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疏

正義曰此

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

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哭嫂

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總麻今降

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爲之袒免故云無

服者麻也

雖無至者麻

正義曰以經云無服者麻

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總之經也云兄公

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者兄公謂夫之兄也於弟之妻則不

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

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爾雅釋親

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

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並云婦人稱夫

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云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

而無服者麻者此是亦奔喪禮文言凡爲其男子服其婦

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姑

及姊妹旣降無服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

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云

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也

凡奔喪

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  
后拜之

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

踊

正義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

大夫

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者謂大夫來至弔此奔喪  
之士其奔喪者先袒拜之成踊之后然後襲衣尊大夫故  
先拜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者謂士來弔此奔喪之人  
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  
拜也

主人至成踊

正義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

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  
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己踊及襲經帶之事待拜後始  
成踊襲經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己禮踊襲經帶之  
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

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祖拜之爲之成踊者以此經但云祖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祖拜之爲之成踊與此經文字多少不同故云或曰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